

奇情俠胆
義無雙
(三)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奇情侠胆义无双

(三)

• 司马弘剑 •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一九九〇 • 哈尔滨

第二十一回

众贤良朝堂论奸宦 一英雄旅店退强徒

十载著书自苦千秋万世谁传身前身后两茫然惆怅三生石畔；

演出悲欢离合方成富贵神仙黄粱未熟梦犹酣再续奇观一段。

前书曾唱南京郭，仇敌为婚娶淑宦。尽孝施仁张逸少，不将小忿记纤儿。周全两地从权变，金屋深深贮玉婆。阖宅谐和生喜庆，荣华富贵冠当时。重瞳又为妻年幼，无父无兄少傍依。特请张郎来内室，认为兄妹一家宜。千金自觉身安乐，遣婢回家报母慈。备道夫君多礼待，张家太太放愁思。一般设宴筵姝客，来往殷勤两不疑。逸少因防兄长怪，几天不到内宫嬉。公余只在家中坐，或往花园去看爷。这一日正与师父无双同饮酒，开怀作耍臊虚脾。重瞳恰自朝中转，走进书房换了衣。坐在窗前身不动，愁眉双锁面朝西。邀他饮酒浑无答，失笑张郎口道奇。好好回来刚坐定，又不曾有谁触犯你，为何忽地生烦恼，这等容颜可像痴。如玉见他乃不

采，慌忙出席送茶卮。

看他吃完了，方才低声问道：“殿下到底有何愁虑，这般不悦？”凌云又停了半晌方答道：“你们到底有甚喜欢，这般快乐？”无双听了，就不敢做声，逸少接口道：“我们身居盛世，安享太平富贵双全知心聚首，况且少年英妙，正是及时行乐之人，怎么不要欢喜？”凌云冷笑一声道：“你便说得这等好，据我看来，只怕太平不久，相聚不长，你们快乐也是有限时光，所以我在这里烦恼。”逸少睁着眼道：“这是从那里说起，我倒不好解。”凌云道：“你听我说自然就知道了。”

我从前月到京都，只为着令姐冤仇切肺腑。朝政丝毫不管，而今心境略安舒。方与那谢刘二相相谈及，可恨奸邪众宦奴。千方百计把人王惑，先王法度半消除。号为八虎人人畏，执政诸臣屡上书。天子虽知而不改，嬉游废政待何如。豺狼当道君昏暗，眼见清宁后日无。我受先王恩似海，岂容钳口学呆徒。必须尽力君前谏，要把山河社稷扶。所虑忠言君不纳，加之群小暗相图。纵然不至身遭戮，放逐流离可免欤。安得三人长聚首，可知欢喜是空虚。无双听毕重瞳话，半晌神呆骨尽酥。手脚如冰容失色，纷纷泪湿绣花襦。哀声动，叫王爷，此论无差我未知。几日昏昏空快乐，今朝才得醒迷痴。果然这便如何好，说罢还拖逸少衣。气杀张郎兜面啐，无端又被鬼来迷。一言不合就号啕哭，可是天生贱骨皮。有福不能安受享，乐中寻苦的怪东西。回头又对凌云道，你这心肠也忒奇。既晓忠言君不听，又愁朋友要分离。何不把忠赤肝胆权收起，凡事随缘将就些。只要自家拿守定，不投奸党落低微。疆场尽力将君报，也就算臣节无亏理不欺。余外

总无关着我，休开白口去管闲非。保得个自家安稳无颠沛，天享受家庭乐有余。岂真会天上平空伸下手，将人抢夺上瑶池。若然依我胸中算，百岁包无分别时。此刻何须空着急，聪明自掩学痴愚。重瞳听，动嗟吁，我辈生为大丈夫。若为了顾惜身家无建立，便如珠玉委沟渠。光华陷没虽称重，可不是空负了堂堂七尺躯。既值朝廷多事日，自应该披肝沥胆尽忠输。把这一腔热血君前洒，也使人说郭某原非草布衣。若像你只保室家朋友乐，总叫百岁不分途。此心未免常含愧，岂可如斯便已乎。

逸少道：“诚然如此，原也不差，就你决意做忠臣去罢了，还要愁他怎的？”凌云道：“只做忠臣不顾朋友，又不是我的本心。”逸少听了，不觉大笑道：“这等说来，你竟真要我与你同死合棺材么？我却断断不能的，劝你不必思量。”无双住了哭道：“你便这等撇得开，我恰是好好歹歹总要跟着殿下的了，宁可有难同受，有苦同当。”逸少笑道：“这也极妙，你左右是个闲身，我又要你没用，从今日说过，悉听你上天入地总跟着他去便了。”无双听了才不做声，凌云也无从再说，依旧坐着吃茶。何世威在旁道：“这些远话都议论停当了，只有一件目前之事，殿下怎么还没想起来？”凌云道：“目前何事？”何世威把手指道：“就是秀昆身上之事了，小可倒替他着实想来。”

他这柔弱骨，嫩皮肤，比着裙钗还娇怯得多。世上一毫犹未晓，防身本领没些须。若叫久侍贤昆玉，道路相随未必无。经得这花朵一般难动转，常要把主人心血尽磨枯。莫怪我拳师只把拳来讲，若要那后日安宁须早图。你二人空闲之时也不少，何不教他习武用工夫。聪明人不费多周折，总使

天生力不粗。也好学得三分雄武相，改去那婷婷袅袅的嫩规模。方使那别人看你为男子，不起邪心当女娥。可也就缓急之间皆便当，免得那时时防备有风波。此言颇亦堪听否，殿下相同胜子都。尽道斯言真切当，知几原算老江湖。秀昆说道虽然好，只是我力气全无奈若何。拳法刀枪休想学，只好在旁边站着眼儿睃。

逸少笑道：“这个容易，你没力气随便那个肚里过些与你就是了。”世威道：“这是鲍文说的鬼话，亏你就学了。若说力气可以过人，先前沐帅、卫熊等辈早就过与他了，何必等到你来。”逸少道：“若不如此，还有什么法儿教得他呢？”凌云想了一会，忽然得计点头笑，我有良方与众殊，管叫秀昆才力长，防身有术永无虞。无双喜道：“是什么良方？”凌云道：“少刻对你讲。”逸少道：“何如到底要夜里一头睡了，通肠传授的。”无双气不过，笑起来道：“我的老爷，你也罢了，从来说劈竹子碍节，你这等说人笑人，可像自己没有师父在这里的么？”

张郎笑道虽然有，我不心虚何碍乎。王子喝声休乱道，消停自见不糊涂。回头又命随身仆，速向厨房命值厨。只备素肴供我用，小童答应去须臾。厨房夜膳安排定，荤素分开两席铺。

凌云吩咐无双与自己一同茹素，犹恐逸少与他打混，所以另在一张桌上。逸少笑道：“你要单与他吃，我决不挨上来。”

乐得珍肴皆我用，开怀独坐倒金壶。重瞳饭罢忙归内，沐浴更衣万事除。身坐中堂无侍者，自将净水拌银朱。真言默颂挥毫笔，画就通灵两道符。烛上烧灰和净水，又取那奇

丹一粒出葫芦。一齐化在金杯内，亲手高擎到碧梧。只见张郎还饮酒，无双独立意踌躇。重瞳递与金杯道，饮此当完无剩余。如玉闻言忙一看，杯中如墨一般乌。料来必是奇方药，接过连忙一口呼。直下喉咙都咽了，胸中一阵响呱呱。上边逸少停杯问，什么交关鬼画符。王子回身重坐下，说来你莫笑虚无。

乃是两道灵符一粒丹药与他吃了。逸少道：“是什么名色什么意思？”凌云道：“药乃丈夫再造散，能令弱者为强。一道镇心符，能使邪心改正。又一道是变形符，若遇危急之处，就可现出奇形观相，使见者惊走。有此两符一丹，保护了身体，还有谁敢欺负他来？”无双听了，确信不疑，倒身就拜。逸少笑道：“且慢且慢，这镇心符与丈夫再造散，我也常听见有人说过，想是真的。至于什么变形符，却说得近于诞妄，未免要不信了。”凌云道：“此时由你不信，过几日自然就信起来。”又对无双道：“今夜须坐到天明则效验立见矣。”

白双官，声声应，张郎尚不信为然。逍遥细嚼多时候，酒尽肴空饭也完。然后相同归卧室，凌云看无双上了卧榻。叫他坐定足双盘。凝神闭目休思虑，好使那符药流行到肺腑。如玉谨遵而默坐，张郎笑得肚皮酸。我们睡到浓深处，他定要一个头昏往下颠。王子回言不碍你，早些睡吧莫多言。张郎禁不得他催促，只得宽衣就去眠。如玉身从床上坐，低头注目不旁观。但听得腹中不住雷鸣响，又好像气走通身四处穿。想是仙方能效应，暗称有幸好心欢。一更过，二更连，三更三点万家眠。四更寂寂秋声静，五鼓敲时斗柄回。兄弟抽身皆出帐，开窗梳洗正衣冠。张灯上马趋朝内，如玉仍然

坐小轩。自觉得气壮神强不想睡，看着那童儿洒扫一齐完。抽身也就将床下，洗脸梳头坐桌边。吃过点心天大亮，思量演试应仙丹。开窗户，下阶沿，就把玲珑山石搬。说也希奇真不信，往常的气力东西拿不动十斤宽。今朝忽地从空长，不似棉花软一团。

这座假山的石头，小者几十斤，大者百余斤，大小共数十块堆起来的。无双自小至大块块拿来不觉重，放于别处摆端然。有下边山脚双双石，都是那五百斤头移动难。何世威听得响声忙走出，不胜惊喜两相连。便问他当真吃甚希奇物，顿长精神到这般。如玉备陈符水事，武师称异再而三。果然有此灵符药，犹胜平常大力丸。这等看来真好了，尊躯实实可成男。秀昆欢喜无他话，又把那山石重堆一似前。坐在书房专等候，少停饭过未牌间。弟兄早早回私宅，如玉相迎喜动颜。细诉果然增勇力，郭张也是笑容添。命他再向庭心试，目睹无差信果然。逸少又呼兄长道，既然有此术通仙。为何不早些使出将他助，免受番营辱万千。

凌云道：“这些方法都在第三卷书上，去岁春间还不曾习会，怎能助他？”无双道：“从前之事都不必再讲，如今既得殿下救护，便是万幸，只求世兄帮着殿下教教我吧。”凌云道：“这是不消说的了。”

还有一言须教你，既要学刀枪弓马及花拳。更须尽改从前态，放出那壮气雄风学伟男。休顾丑，莫贪玩，就把那诗词文墨也撇旁边。宁可是带些粗气倒无妨碍，又不要靠了形容去趁钱。无敌在旁呼殿下，规模不用预先传。但观令弟当年幼，虽不姣柔似女娟。却只像乃父形容文又雅，自从学武

二三年。读书体态全忘去，长得那锐气英风出众尖。白秀昆若到技精纯熟日，自然的相随心转不须言。凌云逸少皆称是，如玉心开朵朵莲。自此关心专学武，弟兄竭力要成全。衙门事毕身闲空，便在书房把艺传。后圃之中骑快马，高标立起射金钱。无双秉性原聪慧，有力相帮更不难。手授口传皆会意，教师有兴不劳烦。世威在侧同提拔，也赞他数数玲珑大可观。刻画可施非朽木，用心包管学完全。重瞳不把前妻负，皇榜通行各省传。又悬君王颁旨意，九洲四海觅婵娟。算来人力堪称尽，但不知天意何时肯转还。

闲文少表，只说正文。其时，正德天子已聘定庆阳伯夏姬之女为后，择于八月十二日大婚之期。

天子迎亲真盛事，满城箫鼓万民看。父兄进爵分茅土，这便是生女门楣胜过男。皇后春秋方十六，天生厚福性幽闲。中官独掌坤仪重，淑慎柔嘉四德全。六御九嫔皆备列，千花簇拥牡丹园。风流天子真高兴，夜夜笙歌入广寒。转眼中秋佳节过，张公收拾要回南。胜子都仍委师尊送，防备山东有贼蛮。教习无辞惟应命，张太爷已经另买二丫环。仍把那四名蛮婢交儿子，张都督又对姨娘说一番。太太为人非懦弱，明于赏罚性威严。我虽娇养无兄弟，有过之时责岂宽。你去务须加谨慎，切莫要讨他嗔责面无颜。八宝儿诺诺连声应，十七清晨收拾完。相熟官员皆往送，更兼一位白双官。相随已久今分别，执手依依两泪含。转是张公心已足，温言安慰莫悲酸。好随殿下无穷妙，莫为离人又挂牵。况我身闲无别事，明年原可到幽燕。此时不用生悲泣，瑞宝闻知又要出乱言。如玉含悲无可对，惟有那三杯美酒敬尊前。张公此际归心决，

不肯留连便上鞍。骏马香车人簇拥，滔滔而去剩空园。弟兄谢过诸宾客，带了无双也自还。迅速光阴过廿六，夫人记忆老亲萱。告知夫主归宁去，母女重逢聚一团。

张逸少因父亲已去，自己也用不着女人，就在军班内挑选三个少年骁勇的队长与吴赛彪共有四人，各赏一名蛮婢女，领回家内伴孤单，阴阳得所非常乐，只愿张督爷万代公侯福寿绵，这都是过后闲文休细表。

且将正事讲朝前，八家太监刘为首。百计千方惑圣贤。好要的官家心已化，日深一日甚荒耽。仆从闻言皆俺口，懒与朝臣见面颜。执政三公刘谢李，几番苦谏奏长篇。君王虽不加嗔怪，不胜惊喜两相连。众宦越加心胆壮，胡为乱作向无天。以此上号为八虎人人畏，货贿通行不待言。目击心焦王义弟，一心为国要除奸。

这一日，乃是廿九，正是五府会操之日。在教场内训练士卒忙了一天，直到申牌时候方才罢操，众武官各自散去。凌云逸少也并辔而归，沐梦熊也是同路。经过刘相公的一个私宅，一同进去拜望。恰好谢学士先在厅前，大家相见。刘相公一向敬重凌云，留进书房便酌，沐张二位仍做了陪宾。饮酒之间，驸马与逸少只讲些闲话，刘谢二相又提起忧国忧民的大事，都与凌云商议，怎么把诸奴屏逐方使海宇清宁等语。凌云起身道：“诸奴不法，朝野皆知，各位先生虽屡屡谏诤，但只劝皇上亲君子远小人等语，并不曾显指出他们来，所以皇上也只含糊答应，过了便罢，何尝肯远开他们。某是武官，只说武话，如今意欲约会数人，连名上本，直指刘谨等之罪，请上方剑斩于午门，方直截痛快，不知两位阁

下以为如何？”（前略）“（后略）”。下事云云云云郭殿下，气雄豪，说得来凛凛英风动发毛。大悦刘公同谢相，同声称善手双操。果然殿下英雄异，远胜书生弄笔毫。既然是驸马张兄同在此，何须再把别人邀。只要三人合疏同申奏，但不知他们主意如何。适或不肯倒不要，心内生嗔怪我曹。王子回言何可怪，五军都督是同僚。我身既做惊天事，驸马公与逸少都是食禄有年的近臣贵戚，难道好竟当他们是木雕。宁可的尽过他们看不肯，若肯就署个名。若是不肯不妨先去享逍遥，张郎坐听浑无语驸马沉吟拂绣袍。半晌开言呼殿下，非是我不能助力反相嘲。可知天子之情性，阔大汪洋似海潮。章奏从来不甚看，批朱原出宦官曹。我们便去联名奏，也只怕难得龙眸稍一稍。徒惹小人深记怨，七张八嘴话唠叨。总教目下难施展，慢慢终须有气啁。我辈武官权不大，安能此事一身挑。莫如只管武官事，何必把虱子拈来头上挠。失笑重瞳称是也，尊兄尚且力难挑。我家逸少何堪论，原待我独马单枪去走一遭。谢相刘公俱道是，张都督明知兄长性情骄。不来招揽由他做，仍与那驸马闲谈用酒肴。

刘相公又道：“殿下既欲除奸，不知本章上如何写法？”凌云道：“愚意不过如此这般，此刻就起了草，先与二位大人看看，待回去誊真，倘有漏缺尚祈指示。”当时就命左右取过文具来，滴洒磨墨，真个落笔如神。不一时奏草已就，语言激相，辞意详明，刘瑾等之罪甚悉。刘谢二公看了，击掌称绝道：“殿下的意思竟与某等无二，只是某等笔下还写不到这等详明，照这本上看来，天子极该省悟。若再不准，真就是不

可解之事了。”沐张二人也来细看一遍，都道：“若得进呈御览，或可感动天心，只恐原落在刘瑾手中，却就没用了。”凌云道：“若要落他手内，何必奏他？今日廿九，明日就是月朔，自然候天子临朝，当殿上奏才可。”

二相皆称言有理，重斟美酒奉英豪。欢然饮到黄昏后，用饭完时撤酒肴。一拱抽身同告别，门前跨上锦鞍鞞。梦熊挽住张都督，欲到家中赌一宵。逸少欣然将要走，重瞳冷眼在旁瞧。当时正色开言说，明日须知要上朝。今夜若然仍叙赌，必至于日高三丈懒伸腰。早些回去宜将息，要赌何妨在后朝。梦熊一笑称怪事，兄原要把本章抄。何须先逼张兄睡，难道有身外分身法术高。仆从闻言皆掩口，重瞳殿下好心焦。回言驸马休相戏，宁可今朝得罪了。说罢欠身辞两相，金鞭打动五花骠。张郎只得同他转，沐驸马与谢相公。也是分开休细标。单讲郭张回府第，书轩红烛已高烧。无双欢笑抬身接，命仆煽炉点贡茅。兄弟更衣同坐饮，秋风飒飒响林梢。重瞳放盏呼贤弟，你两人同到房中去讲六韬。若要睡时先就睡，再休作耍闹吵吵。笑而答应张都督，拽了无双往内跑。王子自将红烛换，拂衣正体坐金交。铺笺研墨挥毫颖，细写奸奴罪恶条。如玉不知他为甚，进房坐下把书杪。低声便向张郎问，逸少为人真爱调。

想一想，他见我往别处玩玩必要严声厉色的呼叱，这兔子善于奉承，所以从不吹他一口气儿，今夜且弄他去挡一挡，看他恼也不恼。就把这写本之话，悄悄对他说了。又道：“你且猜猜这一本上得中还是上不中？”无双吃惊道：“皇上性格我久已知之，他这一本如何上得的？非但不中，兼恐要

惹出祸来，这便怎生是好？”逸少笑道：“我已劝过他，他不肯听。此时你且再去劝劝，他若肯听了，也是一桩美事，只不知你可敢去么？”

张都督，果然刁，捉弄无双小木梢。自谓深蒙青眼顾，虽未保言之必听没推敲。却也料再无喝骂生嗔理，大胆何妨劝一遭。当下回言我敢去，便将战策桌中抛。拂衣立起昂然走，跨出房门举目瞧。只见重瞳凭桌坐，凝神正气执狼毫。双红烛照冰霜面，凛凛寒光射斗杓。心在匡君除乱贼，人虽看见不招呼。无双看了他神气，不觉心中弼弼条。欲要开言难启口，只在那台边立定眼儿飘。细观本上还思想，刘瑾这些罪恶怪不得殿下恨他。料却也无从劝起，何必徒将口舌劳。若是由他不解劝，又恐惹忠言逆耳祸难逃。他如有难予何往，想到其间心又焦。试缩逡巡多一会，只得个放开胆子把身包。低呼殿下含欢说，秋风侵入人寂寥。漏鼓已闻城上起，风清露冷鸟归巢。日间已是操军马，未免精神劳顿了。此刻早些安置罢，那堪独自坐长宵。

凌云答道：“少刻就完，有何劳顿？你们要睡就睡，不必等我。”

说完也不回头看，落笔嗖嗖依旧抄。如玉此番看了急，半装痴蠢半装娇。就把那一枝红烛先吹灭，这一枝顺手移来扭着腰。锦袖轻轻遮烛焰，满台黑暗没光毫。重瞳此刻心生怒，顷刻间倒竖神眉向上朝。咄的一声好大胆，是何样子与我嬉调。无双突听声音厉，就吓得两臂酸麻立不牢。忙把烛台重放下，重瞳虽不气咆哮。严霜满面尤堪畏，看定无双声不高。掷下狼毫推奏本，几声冷笑把头摇。

青逸少说：“你是害人不浅的怪物，这句话到底不差，我当初还不肯信，今日果然见出来了。”无双局促道：“如玉并不曾有甚歹意，殿下何出此言？”凌云道：“汝非不识字之人，催我睡者无非不要我写本，不要我写本便陷我为不忠不孝之人，陷我为不忠不孝之人还算什么好意，你自己且去想来，可是害人不浅么？”

无双再听他言语，羞惧交加冷汗浇。只得改容陪笑说，秀昆终是小儿曹。不知大礼心蒙昧，所以方才放肆了。只恳求殿下宽恩权恕过，下回再不敢晓晓。说时走过忙磨墨，奏本还他旧样牢。一管狼毫双手奉，请君再写莫懊恼。重瞳袖手称休矣，此本吾将烛上烧。

无双道：“如玉已经知罪的了，殿下为何还出此言？”凌云道：“欲治其国先齐其家，欲齐其家先修其身，我如今身尚不能修焉，因此上此本就去上原也是没用的，莫若烧了为妙。”

说得无双真害怕，置身无地火煎熬。这般执性如何处，悔煞方才自弄毛。看着他一副面庞冰样冷，眼光射出似金镖。全没了向来待我温和态，不由的骨笋皆酥鼠见猫。无计可施双膝跪，连呼殿下乞宽饶。重瞳只当无知者，如玉观他怒不消。真急得心内浑如钻乱箭，两行泪珠一齐抛。哀声发急把张郎唤，快快前来不好了。逸少里边听得细，几乎笑闪了半边腰。慢吞吞走出舒双手，把着无双面上挠。笑道为何如此景，无端跪地哭号啕。回头又对凌云说，你向来恨不得将他腹内包。今夜里他是好心催你睡，何苦的这般发狠气空淘。

凌云怒目道：“正为我爱他，他不爱我，所以可恨耳。”逸少道：“他催你早睡，正是爱你之至，为何反要恨他？”凌云拍案道：“你还来说这混话，要爱我何事不可爱，却要拣我写本之时，故意来缠扰，这等爱法就是你来我也要骂，何况于他。”

张郎大笑连称是，原算尊兄议论高。掉转身来把如玉扯，不须唬做一团糟。快些进去由他吧，若再支离苦讨饶。越惹他假道学先生论不尽，咬文嚼字絮叨叨。可怜如玉难开口，只得抽身泪一包。回进房中羞又气，不宽靴袜与除绦。和衣钻上湘妃榻，绣被兜头心内条。自恨心粗差主意，惹他性发气冲霄。不知恼到什么时候，不要就从此生嫌绝了交。如玉满腔真着急，张郎并不介丝毫。笑盈盈也是归床卧，无虑无扰入梦遥。外面重瞳方落笔，本完二鼓已频敲。抬身收拾回房内，入帐安眠不用表。三更过，四更交，五更又听晓鸡号。弟兄起榻俱梳洗，整顿衣冠去上朝。红灯引路乘骏马，正当月朔聚臣僚。净鞭三下金门启，侍卫森严抗羽旄。天子驾临华盖殿，奇香馥郁御炉飘。文臣武将齐朝拜，万岁三呼祝帝尧。拜罢随班分左右，只见有一员武职戴金貂。犹然俯伏金阶下，随驾宫官口内吆。

阶下俯伏者何官？下边应道：“臣中军都督郭永忠，有本上呈陛下。”太监忙下来接了上去，呈于龙案。天子初时，只道是什么兵政，及至一看，只见上写着，奏为肃清内外，请旨诛奸事。

君王见，骇心胸，仔细从头看一通。原来是直指内臣刘瑾等，称为八虎混命凶。内而杂进诸游戏，搅乱宫庭惑圣

聰。外則樹權收羽翼，妄干朝政僭三公。專通貨賄行無忌，更有權奸竟附從。罪惡多端難備述，實為心腹患無窮。小臣雖不司言路，食祿于朝必盡忠。目擊諸奸防國政，豈能緘口肆欺蒙。因而昧死當朝奏，陛下还应念祖宗。創業艱難非易得，若非親族不分封。豈堪敗壞于群小，一任那劉瑾人稱千歲公。請賜上方三尺劍，立誅八宦市曹東。方免得趙高再見于今日，豺狼潛藏在禁宮。天子國家皆幸甚，萬民皆感聖恩洪。臣愚冒奏甘當罪，伏候宸裁降九重。天子看完方曉得，不禁大笑放台中。當時吩咐隨身監，召上親臣郭永忠。敕賜平身龍案側，開言宣諭最松松。若云劉瑾諸奴輩，皆朕身居太子宮。見他們服侍小心無過犯，故而常命貼身從。不過是內庭洒掃供趨走，并不曾進爵加官大顯榮。何得便講朝政亂，至于在內偶閑空。或時與朕為遊戲，也不過武藝尋求試馬弓。正事諸般都不廢，總之無罪也無功。究不知有何觸犯諸臣宰，个个將他恨切胸。三位宰臣先有奏，总是那戒游遠佞話重重。今朝又是卿來了，武將開言比文更凶。索性要將奴輩斬，實然太覺沒來踪。重瞳听了君王話，伏地重新奏聖聰。瑾等若將臣觸犯，便為私怨豈從公。正因無犯千臣等，作惡多端罪不容。臣請誅之專為國，乞王明察鑒愚衷。

天子笑道：“卿在東宮伴讀時，便最惱此輩。去年又為劉瑾語言有觸，曾把他吊打一場，怎說沒有私怨？”凌云頓首道：“臣即有怨，滿朝臣宰又與他何仇，陛下英明，還宜鑒察。”

君王听了難回答，怒氣微生臉泛紅。再把本章反复看，

默然无语皱眉峰。真崛强，郭重瞳，看见君王不肯从。也办个俯伏案前身不退，声声请旨赐青锋。殿前一众奸奴党，个个心惊小鹿冲。刘谢二公防有变，双双趋跪笏当胸。同声只把凌云助，乞斩诸奴谢上穹。天子心中真不悦，欲要呵叱凌云，又碍着宰臣面上理难通，思量半晌浑无法，只得把奏本将来入袖笼。说道诸臣休性急，朕今倦矣欲回宫。消停数日商量定，当召诸卿入禁中。或斩诸奴或可赦，此时且退匆匆。

凌云听了，知是要糊涂混过的主意，随又奏道：“陛下有言当在殿上与宰臣共议，若退入宫内，亲近者原是刘瑾诸人，有何商议之处，望陛下即此降旨，斩了诸奴，臣等方敢退去。”天子气不过了，笑道：“你说得好容易，岂不知国人皆曰：可杀者必察之。卿等虽极言奴辈之奸，朕恰不曾亲见。他们有可杀之罪，自然也要消停几日，体察起来的。若要此时就杀，其实不能。”刘谢二公又同声奏道：“陛下诚能体察，臣等更有何忧。但恐一进宫中，即置之不问耳。”天子听了，好不厌烦，只得说：“岂有不问之理，两位先生只管放心，原到阁中办事去吧。”

口中说着抬身起，撇下凌云拂袞龙。内侍连忙移羽扇，香烟已入锦屏风。诸臣无计相留挽，只得分班出九重。刘学士，谢相公，当时挽了郭重瞳。同归内阁之中去，聚坐闲谈茶一钟。议论君王何主意，无非是缓兵之策暂朦胧。岂真体察诸奴罪；还只怕奏本行将付祝融。

凌云道：“这个自然，但我等既已如此铺张，岂可中道而止？明日若无旨下，后日再奏不迟。”